

我的母亲有一个很好的生活习惯,就是做饭的时候喜欢唱着歌,或者哼着戏词,为家人能够怀着美好的心情吃饭做好了铺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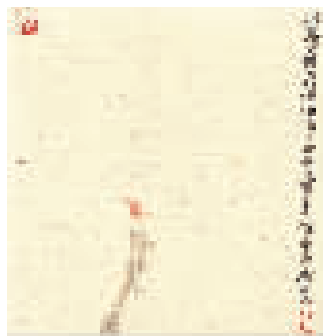
错落有致的音符从母亲的嗓中飘出来,配合着她“当当当”切菜的声音,或者“滋滋啦啦”炒菜的声音,厨房里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。伴着母亲的歌声,饭菜的香味儿似乎也变得有声有色起来。

我放学回到家,第一件事就是扑向厨房,问一句:“妈,做什么好吃的呢?我的口水都‘飞流直下三千尺’了!”母亲被我逗得停下了歌唱,笑着说:“炒鸡蛋,你最爱吃的!”说着,她还夹起一筷子炒好的鸡蛋放在我的嘴巴里。饭菜香喷喷的味道一下点燃了味蕾的热情,我的心情也随之大好。

有了如此美好的前奏,我们当然会怀着美好的心情吃饭。一家人围坐在餐桌前,细品着简单美味的饭菜,聊着平实有趣的家常,觉得饭菜的美味都被翻倍了呢。有时父亲来了兴致,会小酌一杯。他喝酒的时候,神情放松,特别惬意的样子,总让我想起“把酒祝东风,且共从容”的诗句。

不过人生在世,总有很多不如意的事。有时突遭坏事,家里一片沉闷的气氛。这样的時候,人乐不出来,母亲当然也唱不出来,不过她不允许我们带着坏心情吃饭。餐桌上,母亲努力把我们的注意力锁定在美食上:“尝尝这土豆,新土豆,就是好吃!”“今天的红薯粥好吃吧,我熬了好久呢!”

因为母亲的影响,这些年即使我遭遇了再不顺心的事,只要一坐到餐桌前,就觉得冰封的心情在慢慢消散。人生在世,只要我们还能怀着好心情吃饭,日子就能好好过下去。



戴逸如文并图

牛博士问道

无知

西塞罗说:“无知是智慧的黑夜,没有月亮、没有星星的黑夜。”

牛博士说:“看看宇宙

吧。你敢说你拥有了月光、星光吗?缺乏大智慧的人类啊,还闭着眼在摸索呢。”

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教育频道

李今撰文



解说词

红色记忆系列特稿

恩来、马骏组织讲演会,介绍马克思主义。同时还会开展娱乐会,大家在狱中苦中作乐,俨然如大学生活一般。

经过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援助,周恩来等人终于7月成功获释。

此后周恩来、刘清扬等人远赴法国勤工俭学,探索共产主义道路,而留在国内的社员以《邮邮》刊物的方式与他们保持交流。觉悟社虽然仅仅存在一年,却给当时的中国点燃了希望的火种。

民的道路。20名初始社员男女各半,是为男女平等,社交公开的先行。觉悟社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,组织相当严密。新社员至少需要三位老社员作为介绍人,并在接受批评与自我批评之后,才有入社资格。

为了隐秘行事,大家以抓阄的方式,通过数字代号随机确定自己的代名。当时年仅15岁的邓颖超抽到了一号,便取“逸豪”为代名。周恩来抽到五号,从此“伍豪”这个代名,也伴随他戎马一生的岁月。

1920年1月29日,为抗议军阀政府镇压抗日爱国学生运动。天津各校学生在觉悟社的带领下,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和请愿活动。作为代表的周恩来、马骏、郭隆真、张若名等人被当局逮捕。

身陷囹圄的社员们并没有丧失斗志,而是从开始的绝食抗议,转变为长期斗争的策略。大家每天上午接受警厅询问;下午读书,做操锻炼;晚上由周

后来知道,黄花菜有好些名字,我最喜欢“萱草”这个别称。黄花菜也有许多花语,第一个便是“母爱”——孟郊《游子诗》云:“慈母倚堂门,不见萱草花。”

很奇怪,现在无论大酒店,还是小吃部,菜谱上都没有黄花菜,偶尔点这个菜,服务员会很吃惊,干脆地摇头说没有。不过,超市的货架上,袋装的黄花菜从不断货。每次进超市,我总下意识地拿取一两袋丢进购物筐。买回家后,也不一定马上吃,甚至常常忘了吃。而过年的餐桌上,必有这道菜。逢年过节的餐桌内容丰富了,它看上去那么不起眼。平时,我也极少想到做这么一道菜吃。最喜欢的美味,却常想不起吃,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心理。

恐怕是,怕它一旦成为餐桌上的常物,就不稀奇了?就像姑姑去世多年,我并不经常回忆,但每年总有那么一个时刻,让我想得心疼。

去,一口衔住”。

然而,人们驯养梧桐鸟,并不为长期独占,待春暖花开之后,便把它放归山林,“特意把它带到西山去,饱饱喂上它一顿,解开绳索,任凭它头也不回箭一样远走高飞”。

人与自然本就不是割裂的,身在城市中的人们,需要山川草木、鸟鱼鸟兽的纽带,将自己与自然连接在一起。动物社会也有自身的秩序需要维护,拒绝猎杀与囚禁,将人与动物的相处作为一种短暂的快乐留存在记忆中就好。快乐永远不是建立在剥夺自由的基础之上。

觉悟社纪念馆

河北区宙纬路三戒里,坐落着一处青砖灰瓦的三合院。这儿原本是一处胡同里的民居,后来作为革命青年团体觉悟社的旧址保存至今。

1919年,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,点燃了整个民族的怒火。彼时的中国,已到生死存亡之际。天津作为国内军阀与外国势力盘踞的中心,更是内外交困。

9月2日,在一列由北京开往天津的火车上,一群满怀爱国热忱的年轻人,正在热烈地讨论天津反帝爱国斗争的发展方向。其中一位正是刚刚结束日本留学,回国投身于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周恩来。

周恩来提议,由天津联合会,女界爱国同志会各推出部分骨干,合办一份白话文刊物,同时组织革命运动,将天津的爱国运动力量联合起来。这一主张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。14天后,觉悟社正式成立。

觉悟社以“革新”“革心”为精神,“自觉”“自决”为主旨,研究新思潮,探寻救国救

得姑姑说,鲜黄花菜不宜多吃,容易中毒。

那是一个黄花菜泛滥的夏天,在我眼前重现了多年前的那个暑假。那个暑假很热,姑姑家人多,我和姑姑、一个表哥挤在一张床上,我睡在中间,睡不着,又不能翻身,很难受,半夜睁开眼睛,看到另一双眼睛——姑姑正

碟中萱草

姚文冬

表哥却见怪不怪地说,那是黄花菜。黄花菜?漫山遍野都是?表哥说,喜欢吃就采点回去,开花的不要采,专采没开的花骨朵。我采了满满一网兜。姑姑用针线穿上,搭在院里晾衣服的铁丝上。这得什么时候能晾干呢?姑姑看出我心急,第二天就给我炒了一盘,咦,怎么软塌塌、面糊糊

的?姑姑说,谁叫你心急?干黄花菜才好吃呢。

多年后小城兴起夜市,满街大排档,各有诱人的招牌菜,唯一共有的,就是黄花菜小炒——居然是青嫩的鲜花。这怎么能吃呢?我故作无知,大家吃惊地望着我,怎么就不能吃呢?他们像望着天外来客。我记

目不转睛地看着我,嘴角挂着笑。见我睁眼,她轻声说:“快睡吧。”我闭上眼睛,耳边就有了风,好凉快,是姑姑给我摇起了蒲扇。她竟一直看着我没睡?姑姑比父亲大十二岁,她说过,爷爷忙,奶奶体弱,父亲是她从小带大的,那么一定,她也常这样注视着父亲入睡吧。

文化学者崔岱远在《梧桐》一文中讲述了早年间北京人驯养梧桐鸟的故事。入秋以后,将梧桐拴在鸟杆上,向它喷一口凉水,使之退去鸟的野性;日子长了,随着喂食次数的增多,人与鸟逐渐熟悉起来,便可松开鸟绳,“让鸟自由飞落在手上吃食了”。

梧桐鸟

金丝楠

驯养梧桐鸟,并不是为了看鸟吃食,而是为了“欣赏它飞起来叼住人抛向半空的珠子,美其名曰打弹儿”。在冬天最冷的时候,“但见驯鸟人站在院当中最豁亮的地方,左手轻拢着鸟,转腰展臂,顺势把它悠到半空里,右手随即抛出底弹儿,那鸟扑飞上

老回忆及其他史料的基础上,资料积累“花费了约三十年的时间”的张赣生先生,最终也只能在他的专著《民国通俗小说论稿》中,得出徐氏生平如下的结论:“徐春羽(约1905—?),北京人。据说是旗人。他通医术,曾开业以中医应诊;四十年代至天津,自办《天津新小报》;五十年代初,曾在北京西直门一家百货商店当营业员。其余不详。”此后,其他研究者在涉及徐氏生平时,基本未出其右。

转机出现在2010年夏天。天津文史学者王振良于考索史料时,无意中发现了徐氏生平线索,于是他经过近两年辗转的“田野调查”,走访数位徐氏亲友,历经数次“山重水复疑无路”,终于迎来了“柳暗花明”。其考证成果在媒体一公布,便引起现代武侠小说研究及收藏专家顾臻的关注。在随后整理出版徐春羽作品集的同时,顾臻也将自己的考证结果公之于世。现综合王、顾两学

者文章并结合笔者的相关史料,将徐氏生平及作品特色做一简述。

儿时,几乎没有反季蔬菜,过年,母亲就从供销社副食店买几种干菜,腐竹,木耳,黄花菜,初见黄花菜,以为是一把干枯的草梗呢,大概在供销社滞销久了,颜色也发黯。母亲将黄花菜择去硬梗,浸泡,焯水,与瘦肉丝翻炒,吃在嘴里,鲜,香,有嚼劲。人的口味也有第一印象吧,从此,黄花菜的美味扎根于我的味蕾。可惜,那时候家贫,只在过年才有机会尝到。

以至于,当我看到漫山遍野的鲜嫩黄花,头晕目眩,如入梦境。

是那年暑假,去燕山南麓的铁矿里看姑姑,在一个平原少年眼里,山上无奇不有,榛子、板栗、核桃,还有野酸枣,野梨。姑姑是铁矿的第一代创业者,她说刚来这里时,山里还有狼。

表哥带我上山给兔子挑菜,爬过山巅,转到向阳处,满山坡的金黄啦啦涌进瞳孔,太好看了!我差点喊出声。

网络新词语

Some 菀 like you

赵超

“Some 菀 like you”一词来源于热门电视剧《甄嬛传》和英文歌曲《Someone like you》,是将二者融合创造出的新词。电视剧《甄嬛传》中有一句台词——“菀菀类卿”。女主角甄嬛起初与皇上之间的感情很好,但后来皇上说了一句“菀菀类卿”,让甄嬛明白皇上对自己

好,只是因为自己和皇上已故的挚爱长得很像。

英文歌曲《Someone like you》意为“找一个像你这样的人”,这与甄嬛所遭遇的经历一致。于是网友们将“someone”中的“one”替换为同音的“菀”,“Some 菀 like you”便成为“菀菀类卿”的谐音英文翻译。

投寄本报副刊稿件众多,凡手写稿件,恕不能退稿,烦请作者自留底稿。稿件一个月内未

启事

见报或未接反馈,作者可另行处理。感谢支持,欢迎投稿。投稿邮箱:jwbfkb@163.com

连载

沽水文澜

倪斯霆

六十、徐春羽身世神秘

《民国通俗小说论稿》的作者张赣生先生曾把还珠楼主、白羽、郑证因、王度庐誉为武侠小说北派四大家,他们在民国时期后二十年内相继崛起,能够与他们交相辉映者,除南派顾明道等少数人外,便是(北派的)徐春羽与朱贞木了。而就是这位徐春羽,人们此前对他的生平事迹知之甚微。直至近年,随着各种史料的不断开发和整理出版,笼罩在其身世上的神秘面纱方才被缓缓揭落。

1947年北平《游艺报》曾刊有一篇作家介绍,其中写道:“提起武侠小说家来,在十几年前,有‘南有不肖生(向恺然),北有赵焕亭’之谚。曾几何时,向、赵二位的作品,我们已读不到了,而华北的武侠小说,却又分成了三派:一派是还珠楼主的‘剑侠神仙派’,一派是郑证因先生、白羽先生的‘江湖异闻派’,另一派就是徐春羽先生的‘技击评话派’。现在还珠楼主在上海,白羽在天津,北平就仅有郑、徐两位了!于是这两位文债,也就忙得不可开交。”并称“打开报纸,若没有他两位的小说,真有‘那个’之感。”由此可见,徐春羽当年的名气的确不小。

1987年冬末,笔者曾赴京拜访同为民国北派通俗小说名家的耿小的。据耿老讲,徐氏出身中医世家,当年在京津小报业非常活跃,然而1949年前后突然不知其踪。1950年的某日,耿老偶然在北京西直门一家百货店见其卖货,但上前打招呼时,他却突然跑了,此后便杳无音信。在综合耿